

從「荷澤和尚五更轉」寫起

——讀敦煌膠卷筆記之七

幻生

(續上期) 興趣藝術

五更分。菩提無住復無根。過去捨身求不得，吾師普示不忘（原作知，塗去，改『望』字，即忘字）恩。施法藥，大張門。去障□，豁浮雲。頓與衆生開佛眼，皆□□性免沉淪。

神會和尚的這兩首五更轉，其中都有少數殘缺的字，除了第一首是敦煌卷子的一個孤本，我們無法校改，第二首五更轉卷子裏殘缺的字，我們可以校讀別的卷子加以添補，知道那些殘缺的是些什麼字。就現存的五更轉敦煌卷子觀之，神會的第一首五更轉，在古代流行的範圍似乎不廣，大家鈔寫的都是第二首五更轉。為什麼第一首鈔錄的人不多，也許正如胡先生所說，它的『文字技術太差了，好像就被淘汰了』。而且，第一首五更轉胡先生起初不願意承認它是神會作的，但是，後來經過平心靜氣的思想，才肯定它是神會的作品。

斯坦因的敦煌卷子，S六零八三號這個殘卷，也是神會的五更轉。該卷題爲『五更轉一首』，是抄錄的第二首。這個卷子缺少第五更，以及第四更的部份文字，其中尚有很多殘缺不見的字句。依胡先生的校勘，這個殘卷殘存的字句最接近法國伯希和的P.2045卷子的五更轉，可供校勘。胡先生不憚其煩，且將這個殘卷的文字，全部校錄在他底文章裏。我們爲了節省篇幅，不予抄錄。

S六九二三號這個寫卷，正面寫的是法華經第一第二兩品的經文，反面鈔錄的是八件有韻無韻的雜文，其中兩件，是同一個抄寫者抄錄的兩本五更轉。胡先生將這兩本加以合校，抄作一本，並校注其異文。比如『一更初』的末後兩句：『有作有求虛解脫，無作無求是虛空。』這兩本都是同作『虛解脫』，也同作『是虛空』，皆與他本不同。又如『三更深。如來智慧本由心。』這兩本皆作『深』，皆作『由心』，與他本不同。第三句『以佛爲法乃能見』，一本寫作『以佛以法乃能見』，這與其他本子『唯佛與佛乃能見』都不相同。又如『五更分』裏，『施法欲，大章門。』兩本皆作『法欲』，皆

作「章門」，他本都是「法藥」，「張門」。諸如此類，這是這兩個本子與他本不同的地方。

S 四六三四號卷子，正面寫的是無量壽宗要經，背面錄有「大乘五更轉」一首。這首五更轉，也是神會的第二首，只是將「荷澤和尚五更轉」，易題爲「大乘五更轉」了。我在世界宗教研究院閱讀這個卷子的時候，曾經將這個卷子與 S 二六七九號「荷澤和尚五更轉」的卷子對校，發現兩者之間，有着很多相異的字句。現在我將我的手抄本及校勘本，與胡先生校寫的相對照，我們做的工作，發現的相異之字，幾乎全同。大乘五更轉的這位抄錄者，大抵文學程度不高，除了其中少數的相異句子之外，而文中明顯地抄錄錯了的字，就有很多。難怪胡先生說：「此本頗多誤字，但可以代表一個有小修改的本子。」

現在我們把這首五更轉裏面明顯的錯字舉列出來：

第一更裏面的第三句，「迷卽眞如是妄想」，此本「迷」字誤作「悉」字。第五句「念不起」，「起」字誤作「豈」字。第十句「無作無求是功夫」，「功」字誤作「公」字。

第二更裏面的第四句，「由斯障閉心不開」，「由」字誤作「無」字。

第三更裏面的第十句，「只爲擔麻不重金」，「重金」二字誤作「贈禁」。

第四更裏面的第三句，「看卽住心便作意」，「住」字誤作「柱」。第九句「善惡不思猶不念」，「猶」字誤作「由」。

第五更裏面第二句，「菩提無柱本無根」，「柱」字顯然是「住」字之誤。第四句「吾師□遂不妄恩」，「妄」字應該是「忘」字之誤。第七句「去惊障」，「惊」可能是「禁」字之誤。第八句「撥扶雲」，「扶」字大抵是「浮」字之誤。

大乘五更轉卷子，除了上面列舉的顯明錯字之外，其中還有二處脫字。如第二更的第三句，「衆生不了攀（緣）病」，這句裏面脫落了一個「緣」字。第四更的第四句，「作意還同妄（想）團」，顯然脫落了一個「想」字。

此外，這個寫卷裏面還有若干句子，與「荷澤和尚五更轉」

，不盡全同。胡先生說：「可以代表一個有小修改的本子。」這是真實之言。不過，大乘五更轉本子，是修改荷澤和尚五更轉而來的，還是荷澤和尚五更轉修改大乘五更轉而成？二者孰先孰後？論究到這個問題，我們雖然無法提出明確的歷史證據來肯定它底先後，但從研究後的內心認知上，大乘五更轉是修改了荷澤和尚五更轉而成的。胡先生有這樣的看法，我們也有這樣的看法。

依據胡先生的研究，神會和尚的五更轉，英國所藏的各個寫卷，都不是最完整與最完善的本子，其中都有殘缺的字，或鈔錄上發生的錯字，研究過這些卷子的人，大家是有同感的。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的 P.2045 這個長卷的一部分，便是神會和尚五更轉的第二首，題爲『南宗定邪正五更轉』。經胡先生的校寫研究認定，巴黎的這個藏卷，是敦煌卷子裏最完全最完美的卷子。胡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廿九本裏，發表「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」，曾將這首「南宗定邪正五更轉」，校寫以後，附錄在文章裏面。胡先生又在「神會和尚語錄」的第三個敦煌寫本「一文裏，專門論到神會五更轉的問題，又將「南宗定邪正五更轉」寫在裏面，做爲比較。我們細讀這個五更轉的全文，同意胡先生的看法，這是敦煌寫本神會和尚五更轉的一個最完整最完善的卷子，錯字最少，堪稱神會和尚五更轉的標準定本。這裏，我們將這個五更轉的全文，依據胡先生的校寫本，抄錄於下：

南宗定邪正五更轉

一更初。妄想眞如不異居。迷卽眞如是妄想。悟則妄想是眞如。念不起。更無餘。見本性。等空虛。有作有求非解脫。無作無求是功夫。

四

二更催。大圓寶鏡鎮安臺。衆生不了攀緣病。由斯障閉心不（幻生按：「不心」二字，恐係排校顛倒，校他本爲「心不」）開。本自淨。沒塵埃。無染着。絕輪迴。諸行無常是生滅。但觀實相見如來。

三更侵。如來智慧本幽深。唯佛與佛乃能見，聲聞緣覺不知音。處山谷，住禪林，入空定，便凝心。一坐（原作一生，胡適校改）還同八萬刼，只爲擔麻不重金。

四更蘭。法身體性不勞看。看則住心便作意，作意還同妄想團。放四體，莫攢阮。任本性，自公官。善惡不思即無念，無念無思是涅槃。

乙

五更分。菩提無住復無根。過去捨身求不得，吾師普示不忘（原作望）恩。施法藥，大張門。去障膜，豁浮雲。頓與衆生開佛眼，皆令見性免沉淪。

由敦煌卷子所見，我們知道，神會和尚的五更轉標題，先後有「荷澤和尚五更轉」、「大乘五更轉」、「南宗定邪正五更轉」三個名稱，當然，這三個名稱都不是神會和尚原始的命名，而是由別人或後人代為安立的。我們從這些不同的命名來看，可以知道五更轉的流傳之廣。

英國與法國的敦煌卷子裏，有好多個神會和尚五更轉的寫本，中國北平圖書館（原來的京師圖書館），所收藏的敦煌寫本，其中也有兩首神會和尚的五更轉。談起北平圖書館的敦煌卷子，說來總是令人傷感的，這些寫本，是由斯坦因、伯希和在敦煌石室檢剩下來的部分，我們運到北平去收藏，其中珍貴的好卷子，都被人家取走了。可是斯坦因，伯希和剩留下來的這部分，數量還是相當可觀的，起初編了八千六百七十九號，後來胡盛鳴收拾殘葉，共編為九千八百七十一號。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），許國霖編成『敦煌石室寫經題字』一卷，『敦煌雜錄』兩卷。敦煌雜錄裏，錄有兩首五更轉，都是神會的第二首。其中一首：題為『南宗定邪正五更轉』。標題與巴黎的 P.2045 號卷子相同；另一首僅題着『五更轉』三字，而末尾附有一首五言詩。胡先生根據許國霖抄錄的兩首五更轉，合校成一本，附錄在他的文章裏。

我們細讀胡先生的合校本，北平所藏的題為「五更轉」的這一首，其中有些字句，與英國的 S.6923 號相同。我們很疑心，它們同是依據一個抄卷而來的。

讀完了神會和尚五更轉各種敦煌寫本之後，我原想做番總的校注工作，說明各個寫本的文字的同異，思量很久，我們覺得這一工作不容易做好，勉強做來，校注的文字數量，將會超過五更轉原文若干倍的。一般讀者，也不會有興趣閱讀那些枯燥無味的校注說明，因此，我們放棄做這校注的工作。

在敦煌卷子裏，我們發現了一個共通現象，除了那些請專門寫經生書寫的佛經卷子，經過一校二校三校成為定本的寫卷，彼此全同，沒有相異的字句之外，其他的一般寫卷，——特別是一般私人輾轉抄錄的卷子，只要有兩個寫本出現，其間文字上多少都會出現相異的字句的，這幾乎成了必然現象。我們分析這一現象的成因，有些是抄錄者大意疏忽抄錄錯了的，有些是抄錄者自作聰明擅自更改的，有些也許是作者自行修改的，在這多種複雜的因素下，形成了敦煌寫卷彼此之間文字上的相異情形。這一現象，不僅限於敦煌卷子有此情形，也不限於使用中國文字的民族。有可能，我們徵諸其他的古代寫卷，以及使用其他文字的民族，也不例外。這是人類的共同現象。書寫的文字是如此，流傳的語言，也是如此的。我們從佛經裏，可以見到例證。『若人生百歲，不解生滅法，不如生一日，而能得了知。』這首偈頌，經過時日一久，口口相傳，變成了：『若人生百歲，不見水潦鶴，不如生一日，而能得見知。』由『不解生滅法』，變成了『不見水潦鶴』，在文義上何止相去十萬八千里？我們讀神會和尚五更轉的各種寫本，不由地也有這種感覺。

許國霖的敦煌雜錄，其中還有一首『五更調』。五更調就是『五更轉』的調子，其文字與劉復『敦煌掇瑣』第三十八篇（法國伯希和 P.2963 ）『南宗讚一本』相同。（英國也有一個殘卷，編為 S.5529，只有七行，也是這一首『五更轉』的一更二更。）胡先生合校許劉的兩個寫本，寫定第三首『五更轉』。現在我我依據胡先生的合校本，將之抄錄如下：

（未完待續）